



## 通往创新之路

**编者按:**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,创新发展成为委员代表关注的焦点议题所在。

3月5日上午,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。报告中提出,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。推进科技创新,促进产业优化升级,突破供给约束堵点,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。同时,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和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。

从资本到监管,从人才到体制,一条通往创新的正确道路,正在徐徐铺开。

NT1~T20

策划/李乐 设计/刘洋



## 资本助力创新:从“无序扩张”到“高质量发展”

本报记者 屈丽丽 北京报道

资本与创新的关系,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拐点。

一方面,一向以“互联网创新”标榜的中概股上演下跌狂潮,企业海外上市数据面临审查强监管的态势,教育培训行业被严格整顿,互联网大型数字平台反垄断案件频出,很多投资出现急刹车。

另一方面,我国研究与试验发

展经费总量不断增长,尤其是基础研究经费保持两位数增速,生物医药、下一代互联网技术(人工智能、区块链)、绿色低碳行业成为资本的新兴聚集地,“卡脖子”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日渐强大。

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、金融学讲席教授田轩指出,“尽管疫情叠加产业调整,但这两年并不是创新的低谷期,更不是对创新的抑制。相反,是资本无序化

扩张和资本野蛮式成长向资本助力长线创新的转变,其背后是国家重心和经济结构的调整,是国家强调高质量发展的需求。”

的确,2021年12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,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。要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,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。会议同时提出,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,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,要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。而所有这一切,都需要健康有为资本的推动。

望华资本创始人戚克梅告诉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:“在资本助力创新方面,资本面临从野蛮生长到健康生长,从投资的短期主义到长期主义,从倾向追求服务性创新到真正推动硬核技术创新,解决国家卡脖子难题的三大转变。”

科研投入的现状是R&D投入占GDP总量的2.2%,即2.2万亿元。这个量大概是美国的三分之二,排世界第二,而排在第三的日本R&D投入总量只有我们的一半。”

在姚洋看来,这个比例虽然与美国和德国有差距,但超过了很多人南欧国家的水平,今后我国这一比例还会提高。

事实上,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也显示:2013年以来,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。从2013年的1.18万亿元增长到了2020年的2.44万亿元,8年间经费增长翻番。

不仅如此,全国基础研究经费2020年达到1467亿元,其中,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.6%。同时,如果与2013年的全国基础研究经费554.95亿元作对比,8年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增长了近2倍。

2020年,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1.53万亿元,有研究与试验发展的企业达到146691个。这同样暗示了我国工业企业创新研究方面的资本助力。

只是,在这一轮的创新浪潮之下,资本与创新的关系正在发生微

妙的变化,即从资本的主动性到创新的主动性。

经济学家迈克尔·波特在《国家竞争优势》中曾讲道,国家竞争力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,这四个阶段代表了驱动经济增长底层动能的不同,即:生产要素导向阶段(依靠资源或者廉价劳动力);投资导向阶段(大规模产能扩张,政府主导);创新导向阶段(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);资本财富导向阶段(更加强调公平而非效率)。

对此,增量研究院院长张奥平曾在媒体上撰文指出:“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,主要依靠要素驱动、投资驱动,这导致我国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相比,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,产品多在中低端水平上参与竞争,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低。由此,接下来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,要想实现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,跨越‘中等收入陷阱’,创新必须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。”

由此,当中国进入创新导向阶段,此前更多由资本驱动,资本来选择创新模式创新项目的商业逻辑,势必也将为创新驱动,创新性技术选择资本的逻辑所替代。

等行业大量进口关键性零部件、元器件、关键材料及关键设备。”

“以半导体产业为例,我国高端芯片90%需要进口;虽具备较强的芯片设计能力,但电子设计自动化(EDA)软件被发达国家垄断;封装测试处于先进水平,但芯片制造环节薄弱,高端芯片几乎全部要外委加工;半导体设备与材料依赖进口,光刻机成为‘瓶颈’。我们要从创新驱动入手,补齐产业链、创新链、供应链中的若干短板,在关系国计民生、国家命脉与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尽快实现自主可控。”李毅中说。

由此,将在平台经济和生活卖菜领域“无序扩张”的资本导向投资核心技术关键领域,布局高质量发展,建立健全我国自主创新体系,突破关键核心技术,增强我国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,正成为时代的趋势,是资本与创新的共同使命。”

### 创新驱动的资本机会

过去几年间,很多生物医疗赛道企业都获得了资本的高度关注。

事实上,撇开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不谈,即便单纯从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拐点来看,一场颠覆性技术的创新革命正喷薄而出,这也势必带来新的资本盛宴。

红杉中国被投企业晶泰科技CEO马健博士就指出,“AI制药已进入新的历史拐点,2021年是人工智能药物研发的元年,因为就在这

一年,我们看到包括晶泰科技在内的非常多的AI公司与药企Big Pharma或者Biotech,建立了广泛的合作,合作的数量呈指数级上升,融合的过程拐点已经尽在眼前。”

事实上,从全球来看,近年来ESG投资也越来越炽热,2019年全球范围内流入ESG基金的资金为2850亿美元,2020年突然增长到5420亿美元,2021年仅仅前11个月就达6490亿美元。

早在一年前,姚洋也曾指出,“‘十四五’期间,我国将实施很多新的计划,其中有两项对于我国的创新发展尤其有帮助,一个

是新型城市化,一个是绿色发展。”

在姚洋看来,“大家经常忽视的一点是,绿色发展会创造一个巨大的产业——环保产业。运用了环保产业的企业虽然付出了成本,但该成本没有流失,而是由环保技术企业获得。环保技术企业用技术人员和高级工人创造收入,收入会回到经济里头,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。”

除了生物医疗,ESG投资和绿色产业之后,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也正成为企业创新的焦点和资本的蓄水池。

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告诉记者:“内卷竞争是供给过剩和供给老化的结果,每一次经济增长新周期的开启,都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,才能开启新的经济增长空间。与此同时,全球经济的每一次走出危机都离不开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模式、新场景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。”

张奥平就表示,“新阶段高质量经济的发展需要高质量资本作为支撑,而高质量资本在共同富裕理念下已有一种标准,就是ESG投资。”

ESG是英文Environment(环境)、Social(社会)、Governance(公司治理)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。ESG投资旨在通过非财务性指标的评估促进企业在环境、社会、公司治理层面的可持续发展。因其投资理念与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一致,ESG投资吸引了众多资本与企业的参与。

《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2020》显示,截至2020年10月底,中国共有泛ESG公募基金产品127只,总规模超过1200亿元。绿动资本的董事长兼CEO白波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2021年是中国开启“碳中和”征程元年,伴随着“双碳”目标的提出,正为股权投资机构带来全新的挑战和机遇。

据白波估算,中国向世界承诺的2030和2060“双碳”目标的实现,每年需要数万亿的资本投入。根据中国投资协会的初步测

### 资本与创新的共同使命

对中国来说,推动工业和制造业的硬核创新,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

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,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在其《关于鼓励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以数字赋能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建议》中,非常完整准确地提到了我国亟须推动“高质量发展”的重要背景。

张天任指出,“改革开放40多年来,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,建成门类齐全、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,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。但是,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,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,核心技术瓶颈短板多,在信息化程度、结构优化升级、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。”

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,“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,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。”这些领域将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最具代表性的新方向。

在张天任看来,“随着互联网、大数据、5G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

时代元素蓬勃发展,数字技术越来越成为企业的关键生产要素、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口。这对于高质量发展、建设制造强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但是,目前大多数企业数字化能力和水平普遍偏低,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我国制造业转型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。”

显然,这也将是资本与创新要瞄准的共同方向,是其共同使命。在张天任代表的另一份建议案——《关于加快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,打造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示范的建议》中,张天任则提出,“组建浙江省首个地市级科技发展集团,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科技创新领域,服务创新示范区建设发展。”

《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》中提出,“当我们发展美国制造业

时,我们不仅增加了就业岗位和薪资水平,而且也强化了美国精神。”引领全球先进制造,才是美国引领全球发展的唯一密码。

对中国来说,推动工业和制造业的硬核创新,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在为中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《大国的坎——如何破解“卡脖子”难题》(金海年、顾强、巩冰等著)一书所作序中就指出,“工业是立国之本,制造业是强国之基。要成为制造强国并力争走在前列,需要改革创新,自强自立,久久为功,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情。”

对于破解“卡脖子”的技术,李毅中表示,“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、产业链现代化的任务十分繁重,电子信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航空航天、智能仪表仪器、医药医疗器械